

AUDUN ALVESTAD

北歐式的日常悲喜劇

說起北歐，香港人或許會想起丹麥的單車文化、芬蘭的聖誕老人村、瑞典的北極光、挪威的海產和冰島壯麗的大自然景色。但是如果筆者問到北歐當代藝術，我們又有多少認識？最為香港人熟悉莫過於出自挪威表現主義畫家Edvard Munch的《吶喊》（The Scream, 1893），作品反映現代人被存在主義的焦慮折磨的意境。可是，北歐藝術史並不是在十九世紀才開始形成其縫隙市場，當今獨特的北歐當代藝術非常值得國際藝術愛好者關注。來自挪威、擁有卑爾根藝術與設計學院藝術系碩士學位的當代藝術家Audun Alvestad便是其中一份子。他的作品主題圍繞平凡無奇的男生做日常家務，並探究不斷改變的性別角色和社會建構；透過獨特的幽默描繪生活細節，Audun的作品就好像播放一套套打破文化地域限制，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都能夠連繫的北歐式日常悲喜劇。



Waking up just to watch you breathe, 2020
Acrylic on canvas
40 x 50 cm
© Audun Alvestad



Everybody else looks like they figured it out, 2020
Acrylic on canvas
150 x 120 cm
© Audun Alvestad



Sometimes a party takes you places that you really didnt plan on going, 2019
Acrylic on canvas
150 x 120 cm
© Audun Alvestad

從邊緣觀看世界舞動

「我在挪威位於西面一個名叫Aalesund（奧勒松）的小鎮中長大，距離Oslo（奧斯陸）八個小時車程。挪威有漫長的灰暗寒冬和晴朗夏天，這氣候或許使我選擇的顏料都偏向寒色。」坐在位於葡萄牙里斯本的工作室的Audun說。「我住在葡萄牙已經三年了，這裡跟挪威不單一樣近海、坐落在歐洲大陸邊緣、更有一種憂鬱愁思的文化。」對Audun來說，身在「權力軸心」外有重大意義，他並不是要成為一個被社會驅逐的個體，而是堅持從邊緣回頭看著中心的各種變遷。他的藝術靈感亦能反映這性格：「前文藝復興時期是我一大靈感，那段時間繪畫並不是像現在發展那麼快，並沒有一個創作繪畫的『訣竅』；我蠻喜歡這種模糊不清，沒有常規的創作方式。」筆者發現，Audun每次說話前都會思考良久，猶如沉思的哲學家般。「我不是一個擅長說話的人，儘管我直至二十歲才開始繪畫，我迅速發覺能夠透過繪畫認知存在的意義，而創作是我建構世界的最佳工具。我從小到都很著迷意識，特別是我們如何創造和理解『存在』；可想而知，我年輕時都特別喜愛閱讀關於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和尼采（Nietzsche）的書籍。」如果Audun二十多歲才開始藝術生涯，哪當初他是如何被同樣來自挪威的畫廊創辦人Kristin Hjellegjerde發掘呢？Audun憶道：「在2017年當我還在奧斯陸創作的時候，Kristin看到我其中一些作品，於是她在Instagram聯絡並邀請我在她倫敦的畫廊裡與西班牙畫家Christina Banban舉行聯展。Kristin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人，她對視覺藝術和畫廊運作都擁有前瞻性的理解和看法，她特別懂得如何與藝術家相處和給他們空間發揮。可以說，她幫我處理較專業和商業方面的決策，讓我有充裕時間創作。」

問世間「陽剛」為何物？

Audun的繪畫大多都描繪人物，不論男女，他們都擁有粉色肌膚、咖啡色頭髮和正方的身軀，比起人像其實他們更貼近原型。他所繪畫的世界雖然誇張地世俗、親密和擁有家庭式感覺，但卻不失戲劇和電影感，細看的話不難發現埋藏在筆觸中的張力。藝術家前期的作品描繪充滿柔弱、悲劇性的男性困感情節，他曾經特別專注繪畫擁有濃密鬍子、貌似長期困惑的警察人物。筆者想一探究竟這些男性的身分時，猜不到真有其人。「我有一次與當時的女友的前度會面。這位男士是在里斯本工作的警察，我以為他會非常大男子氣概，現實卻剛剛相反，他是我遇見過最溫

文爾雅和有趣的傢伙。我發現我跟他見面後，莫名其妙地開始以他為繪畫主題，我被他那揉合了陽剛和脆弱的複雜性格深深吸引著。你不覺得很可笑嗎？我當時的靈感繆思居然是女友的前度！」Audun的切入點與其他批判性別議題的藝術家不同，他沒有完全跟隨女性主義或酷兒理論的思想，反而以幽默手法深入討論「陽剛」概念和遊走親密感、性向和友誼之間含糊不清的界線，凸顯三者的細微差別。Audun說：「之前的我並沒有認為性向是流動的，但開始繪畫這位男生之後我為自己開拓探索自我的方法，認真思考自身與親密感和性別角色的多重關係。其實有很多不認識我的人，一開始會因為我所使用的色調是被視為陰柔的粉藍粉紅而以為我是女性畫家。我蠻喜歡這種反差，畢竟繪畫史都是父權主導，我們時常稱呼為大師的畫家絕大部份都是男性。」

在《有時派對會帶領你到沒有計畫去的地方》（Sometimes a party takes you places that you really didnt plan on going, 2019）中，九位體毛旺盛、長著鬍子的男性雖然身在一個泳池派對，但之間都幾乎零交流：一位DJ獨自在播音樂、五位在泳池中面朝不同方向互不相望、一位在池邊吸菸而最後兩位在獨酌紅酒。即使男人們全都在熱鬧的場合中，他們都彷彿身處自己的白日夢中，不願走出幻想面對現實。Audun以藍綠和白色調配的標誌粉藍色作為背景主調，給觀者一種漠不關心的感覺，彷彿訴說著同性情誼（homosociality）表面底下暗藏的慾望。酷兒理論家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其經典著作《男人之間》（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中闡述男男情誼都是一個「三角關係」：兩位男性在爭奪女性的愛慕時，他們的競賽其實隱藏著兩者之間強烈卻非性慾的吸引力。Audun這幅設置於派對場景的作品中並沒有任何女性人物，九位男人於是無法透過女性角色表達同性情誼和慾望，故此出現異常尷尬和疏離的處境；就如作品標題一樣，這個泳池派對忽然帶著九個男人到達一個陌生的心理狀態。

陶醉於葡式憂鬱的你我他

Audun除了批判性別議題，亦開始探究各種空間的運用。這新嘗試源於他對繪畫人物的呈現有相當的興趣：「我對自己如何創造空間感著迷。如果我想繪畫卡通化的人物，我透過創造一個他們居住的具畫藝特質的世界，製造一種可信但帶有一絲捏造的感覺。」



Installation view,
'Audun Alvestad. Inadequate,
Just Inadequate',
Kristin Hjellegjerde Gallery,
Berlin, 2020
© Audun Alvestad



Installation view,
'Audun Alvestad. Inadequate,
Just Inadequate',
Kristin Hjellegjerde Gallery,
Berlin, 2020
© Audun Alvestad



Audun Alvestad's studio
© Audun Alvestad



Audun Alvestad's studio
© Audun Alvestad

藝術家在畫布上直接混合顏料，巧妙地混合各種型態和顏色形成一種刻意平面和猶如雕塑的效果。Audun亦趣味地運用數種日常生活物品提供敘述的線索，例如滑板、植物、書本和摒棄的衣服。人物們在細小簡樸的住所隔離，都被逼運用「內在資源」繼續每一天的生活；這些都讓觀者思考我們如何在社交距離的日子相處、生活和自我反省。自從疫情在歐洲蔓延，Audun在葡萄牙進行社交距離時所創作的作品不僅與隔離時期的孤獨有關，更探討葡式文化概念「悵然若失」(saudade)——渴望逃逸生活中的「必需品」，沉醉於「飛蛾撲火」的不自愛。Audun畫中抱著這種自虐心態的人物都彷彿痛苦地自覺處於困境中任由憂鬱侵蝕，又或明確感到被監視卻不懂如何操演。

在《其他人都好像看透了》(Everybody else looks like they figured it out, 2020)，公寓房間的粉橙色牆身與紫藍色的家具並列，營造一種虛妄弔詭的溫暖感；兩人全裸在住宅生活，這種脫去衣裝的姿態意味與習性脫軌。另外，Audun巧妙描繪一人躺在床上，另一位則站在陽台遠眺外面的世界，這動作反差暗藏兩人沉醉糜爛生活與渴望「正常生活」之間的角力，完美敘述「悵然若失」無法言說的複雜情感，那種對過去曾經的幸福卻無法擁有的幸福的哀愁和情感放縱。以整體角度欣賞作品，不難發現藝術家沒有在整張畫布上色，反而留下幼細的空白邊緣，將二人封困

在一個定鏡的牢籠裡。最特別的是，Audun加插一道門框分別陽台和睡房空間，聰明地以「框中框」的技巧描述即使二人生活於同一空間，但各自依然沉醉於自己的憂鬱的一份孤獨。我們可以從藝術家的繪畫中感受人物的缺失，但這使觀者更加擔心他們：沒有人物彷彿急切「斷捨離」自虐的懷戀，反而繼續危險地在邊緣蹣跚，他們若果不留神都會掉進情緒的深淵。

Audun的作品雖然大多描繪生活日常，但欣賞它們就好像路過窗口無意瞥見他人私生活，既激起好奇心又滲著一絲不安，讓人上癮似的回頭重看。有興趣的讀者不用等待太久，因為藝術家將於九月在Kristin Hjellegjerde倫敦的畫廊舉行第三次個展，Audun興奮地告訴我：「我需要改變。我上一個在柏林的展覽大多間接描繪寂寞和缺乏社交生活的日子，絕大部分的作品都取景於我的睡房中；一年後我們必須要接受已經蛻變的生活習慣，我覺得作品要有一種『往外眺』、渴望聯繫的主題。我的新創作方向將會以『預示』和『推測』的角度出發，我們不可以再糾纏如何應對『新常态』，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畫廊創辦人Kristin亦告訴筆者：「很難找到比Audun更能描述人性和生活日常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充滿自嘲和幽默感；他總是透過故事給我們不同驚喜，打動人心，讓你會心微笑。我很期待讓大家在倫敦的畫廊欣賞Audun的新系列。」；